說郛目錄
弓第三十五
拙言 王保定
諧史 沈俶
可談 朱彧
詁牖陳郁
談藪 龐元英
談撮 王闢
談概 窦裕

原序

唐 何晦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由是趙傪等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都會謂之本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

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標榜謂之先輩俱薦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謁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酵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綰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隋制西監龍朔中置東監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爲恥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首黜之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怒召權庭叱

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厚之權祺而前曰鄂文不
既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曰雲開
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
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堪邇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昔
皇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吏後有請殤無
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上十人謂之等第
必求名實相副者小宗伯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
七八苟異於是則牒貢院請落由故有神州等第錄
以記得人之盛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徐凝俱
至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祜曰甘露
寺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有樹影中流
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
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凝果獲選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鼇負鼇首
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冤焉得
首冠之語肇曰頃石處止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

盧肇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冥主酒主樂採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即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科頭日給茶錢曲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壻車馬綴行而立歛名紙通呈中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填塞

主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燕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勑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橙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開宴宴大酺雖筵也

蕭頴士恃才傲物嘗携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避雨頴士頗肆凌侮逡巡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曰吏部王尚書也頴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責曰恨與子非親屬當廷訓之耳子負文

學之名踏忽如此止於一第乎詡士果終于揚州功曹

崔沆爲主罰錄事同年盧豪俯近宴開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豪以彫憲載妓微服鞾韈縱觀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檐席月密帟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特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最佳云

曰歎伏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曰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曹汾尚書鎭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栲至鎭開賀宜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賀啓曰桂枝折處着衆子之彩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箭又曰一千里外覲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鎭東川其子知溫及第開宴汝士命營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相鎮淮南其子潭及第勅邸吏曰龍罰所費取足而已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盌畫一小盌不啻數升

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

裴思謙狀元及第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宿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開行羞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

楚娘閏娘妓之尤者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餞頗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鄉吏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卿得錦標歸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常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園司所由輩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此也曾東塗西抹來

咸通中新進士集月燈閣爲歷翰會四面看棚櫛比
同年肆覽鄉希回年七十餘榜來及第時同年將欲
郎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或謔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
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
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爲添前進士字或詩曰曾題
名處添前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畱台符年十六張讀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
宣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注曰一雙前進士
簡阿孩兒
李煬題名於昭歷縣樓壁蟾戲題曰渭水泰川拂暇
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多應學得虞姬塡書字纔能記
姓名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
最少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川記方
流詩携謁李逢吉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
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愼立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
裴晉公質狀耿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

不至貴即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
婦人致一緹繒於僧伽藍禮祈祝擲筊瞻拜而去度
見其所致收取至暮婦人竟不致詰旦復携來向者
婦人疾趨撫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
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遺失吾父之禍無所逃矣
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荅而去後見相
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
極人臣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猶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欄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
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
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欄花發院新脩而今再
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
閣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朗相公遇一僧曰郎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
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
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
竟如所卜

徐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德裕顧爲寒畯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眼爲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潤陵鯨海動翰死鶴天寒

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孫偓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李圓曰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果如其言

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鄉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公地群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衙得

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尋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爲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畯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惱太冬烘

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廷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廷璧起取衣之同
鋪曰此得非神授遂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
賊也
裴鈞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權進士第羅隱以一
絕刺之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襖子上着粧衣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
三代一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
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
字未識偏旁高談覆奏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沈雲翔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
入內
劉業特賜及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尤
重知己曠代所無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
三祀異契分四般同
秦韜玉貢公子行曰堪羨前涉毬綠不卷銀龜噴香攜

不斷鼠花織錦柳撚線裝黐池臺畫屏展郎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恐饑面

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

張倬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郎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來

劉生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惆悵興亡繫荷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曰胡貌類人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劉得仁貴主之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僧栖白詩曰恐苦爲詩身到此氷冤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覓

銷

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頃刻播傳或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落

賦有知我者謂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

趙嘏效李長吉爲短歌可謂燧金結繡而無痕蹟

崔櫓梅花詩曰驅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又曰初開已入離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花詩上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

李濤有詩名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習影拂牀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

任濤詩有露團沙鶴起人卧釣船流數舉不第李隲廉察江西特放卿役有論列者隲判曰江西境内爲詩得及濤者即放色役不止濤也

周繇爲角紙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攙右架盡是用拳之手

張喬試月中桂詩云與月長洪濛扶踈萬古同根非

生下土葉不墜秋風舞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
桑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兎官何嘗
因羽化細得問神功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李洞詩云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送人
歸日本詩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吳子華詩云暖漲魚遺子晴遊鹿引麛
進士褚載投贊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載啓謝畧
日曹興之圖畫難精終慚談筆殷浩之莊持太過翻

達空函
李義山重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詩屏風而去詩曰
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
息九日尊前有所思莫學虞臣哉首蓿還同楚客詠
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閤無因更重窺
薛保遜好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公卿之門卷軸
填委率爲閽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
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

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秖爲從來作詩苦

舉人率以白紙糊窓子面鄭昌圖詩曰新糊窓子其白如銀出試入試千春萬春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噬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笑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業爲輟半舖之地其人曰仗取一杓水更試煎一椀茶光業欣然爲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咯謝曰旣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賈島不善程試每試自疊一幅巡舖告人曰原夫之意

韋乞一聯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赦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
麴蘗催人不自由巨酎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
頭

徧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
獄焚醉日於秦坑

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辭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
傷公猶丁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大離主筆離
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主
竹離亭鏡離臺大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
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臥筆詩云
去飛來上錦裀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
越管宜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
盡不得義之手內擎鸚鵡詩云隴西獨自一孤身飛
燕詩云出入朱門未肯拋主人常愛語交交街泥汚
穢珊瑚簟不得梁間更壘巢

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凭几每賦一咏一吟而
已場中號温八吟

李鎮知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飛花處處飄

黎窓拂砌土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
消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錢酒後微吟曰骰子巡巡衆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温飛卿喜爲人代筆沈侍郎主文特召飛卿簾前試之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篙濺水濕近坐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沾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施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籍頗恚之寘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僧曰此人有道了也乃吟曰是他桃李樹思憶後園

春

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綉襪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白樂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答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方干瘦而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鬚干改令變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簷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櫚未見口唇開袴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最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明皇呼宋濟爲宋五德宗呼陸贄爲陸九

韋澳孫宏同在翰林懿宗賜銀餅餡食之甚美皆乳
酪膏腴所製
趙嘏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氷邊歸去一閑人果止
於渭南尉
舊語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動卷頭有眼肚裏沒嘖
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問名多
切忌六事一就門生同年求及第二求僧道薦三對
人前說中表在重位四誇作客五愛享後進酒食六
沒用處

高渙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蜣螂推一箇
屎塊不上
王泠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
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
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溫憲天啓中及第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
曰娥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猴臂自傷李廣乃不
侯之將
胡銓與裴慶會犯分者擊以鐵臂鐵臂燈臺也

顧雲大順中同羊昭業等脩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雲求高逸休謙議書爲先容雲啓潛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地燒殘龍尾道懿宗雖薄德不任彼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歎息而已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勑畧呼爲勑笞有卜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爲婼方悟之耳

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勑畧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

鍾輻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吏曰松圖三尺予當及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圍果然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爲高軒過

陸龜蒙卒顏堯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編不碎漚下月柷不滅玉上塵

顧蒙爲文慕燕許刀筆

進士榜黏黃紙四張以淡墨記筆書禮部貢院四字
劉光遠作詩尤能埋沒意緒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首能過之盡打去唯留李
端巫山高一篇
庾承宣主文六七年方賜金紫門生李石已愚賜矣
石以紫袍金魚獻座主
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潛繙以古鏡詩著名
武曰潛緯十年吟古鏡何漏一夕賦瀟湘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姚嵓傑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舟不闊
凡八姚遽飲嘔噦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廣明亂後從鄆州
李孝恭籍中有紅兒善肉聲亂作絶句百篇號比紅
詩大行於時

宋 沈俶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爲妖爲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爲守居之無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于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網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

災遂盛設道場接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宣城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于郡廳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問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于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聞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之又耳今雲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宣和用兵蒭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斂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

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于官
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是一郡數縣
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
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以籴遇災荒而
幸糴價之高遭艱危而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
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

四明戴良可者跅弛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
世雄于貲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
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
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
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
自獻可無患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
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
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
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
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梃殴而
前執其亢者陳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
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

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孑遺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
吾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
楊忠禁咽良久收刃郤立曰爾畏死紿我耶其人號
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
爾軀遂由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
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
奴盡心力役不二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卽日
自沉于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
簡慙汾自是謝絕羣不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

里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知城中子
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
若不行卽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
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
奈何妻之渰涕不食告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石服衣
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

自殘于輿中賊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
自殺者三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
自此賊焰漸衰以至于敗嗚呼識去就知廉耻仗節
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
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
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卓于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
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觀之寧不有愧于心
耶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閎中之女也嫁郡士張
弼建炎己酉兵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郡
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
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彼仇行在不
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
汝寧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
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
自許一落賊手則蝇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
助虐者多矣徐氏耿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
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周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也生而頴悟廣顙豐頤
凜不可犯名聞外國天聖以來太宗諸子獨元儼存
仁宗眷寵尤異儼好坐木馬遇飢則于其上飲食仍
奏樂于前或終日在上酣飲慶曆四年封兗王時富
鄭公絛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其首策曰北方風俗貴
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所以祝中國用人亦如其
國兗王威望著于北方兗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
驚之曰八大王來也兒啼即止每牽馬牛渡河旅拒
以進必曰八大王在海裏其畏之如此其主每見南
使未嘗不問王安否今年王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
生以爲重今王之薨必以朝廷爲輕矣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
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
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憮然而書之殿中丞丘浚嘗在
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
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
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
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惟打是不打

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

京城闔闔之區竊盜極多踪跡詭秘未易根緝趙師
睪尚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書我
來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
名閎傳京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
一賊至謂此卽我來也亟送獄鞫勘乃畧不承服且
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
我固嘗爲賊却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
好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于寶叔塔上某層某處
任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招侮戲
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塔燈一夕盤旋終夜
便可得矣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
與賊越數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甕寘侍郎橋某
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令汝
家人以籮貯衣裳橋下洗濯潛掇甕入籮覆以衣昇
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
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
畧出四更盡卽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

至累汝設或我不復來汝失囚必至配罪而我所遺
儘可爲生苟不見從却恐悔吝有甚于此卒無奈遂
留之士 坐以伺亚夏惱間開簷兎聲已躍而下卒
皆復格 之甫旦啓獄戶聞某門張府有詞云非夜
三更不 失物兵賊于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罣
捕校 誠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
夜從未 回諸境獄吏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
汝歸啟起開門但見一 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
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 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
以賂卒賊竟逸命雖以法廹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
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
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可談

宋 朱彧 神考遣使治楚州新河面

元豐間彧先公爲右史 戒之曰東南不慣興大役卿且爲朕憂惜兵民大哉

王言簡而有體

元豐六年冬祀先公導駕既進輦輦中忘設衾褥遽

取未至上覺之乃指顧問他事少選褥至遂升輦以

故官吏無罪聖度如此

明氏胡宗堯嘉祐初引見改官舉將十七員 仁宗

爲其家世或奏樞密使胡宿之子即有旨更候一任
回改官時有因失死罪連坐於條合展舉將員改次
第等官上宣諭未令改官凡三經引見幾十餘年大
臣或以爲言上曰此人曾殺朕百姓不可改官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尚書省於大內西切近西
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其地遂
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卿嘗
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
惇曾布更九相唯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以有

沒或貶廣南或貶散官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元
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
相　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書改令聽爲公
相驢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
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公
父子入侍曲宴　上云相公相公京對云人主主
人翁際遇之盛若此
蔡持正自左揆責知安州常作安陸十詩哭處厚據

撫箋注蔡坐此貶新州其詩又云聽起莞然成獨笑
數聲漁笛在滄浪吳注云未知蔡確此時獨笑何事
先公帥廣崇寧元年正月遊蒲澗同越俗也見遊人
簪鳳尾花作口號中一聯云孤臣正泣龍鬚草遊子
空簪鳳尾花蓋以被遇先朝自傷流落後監司玄論
乃指此句以爲罪其評注云埶對正月十二日哲
宗皇帝已大祥豈是孤臣正泣之時鞫獄竟無他意
讒口可畏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
都下市井謂不循理者爲乖角又謂作事無據者

凌雕當入聲喪儀間擡發以一竿揭之名乖角衛
順天幞頭有一腳下垂者其儕呼爲雕當不知名義
所起記之以俟識者

吳處厚善屬辭知漢陽軍每謂鸚鵡洲沔鄂佳處欲
賦詩未就一日視事綱吏來告覆舟吳問所在吏曰
在鸚鵡堰吳拊案連唱大奇徐曰吾一年爲鸚鵡洲
尋一對不得天俾汝也因得末減王梅運勾骨立有
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崇寧癸未余在金陵府
集見官奴中有極瘦者府尹朱世英語余曰亦識生

色髑髏否余欣然爲王勾得對
滕宗閔知楚州有監司過境本州送酒食書有臣名
即上聞既鞫獄乃書吏誤用賀月旦表無他意滕坐
送吏部監當葢知州細銜字多欲謹書吏每患難寫
乘暇用紙寫前後銜謂之空頭表牋用之故已不虔
向宗傳爲與國軍判官託士人作書與漕使小簡用
金口漆光俞允等字漕使舉行取勘宛轉自解僅免
士人於書尺多不識體要往往誤人宜謹
識者不若不發書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濮王最貴於屬
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漢皆安懿王
子兄弟相繼宗子盡死諸孫仲字復嗣爵判宗人
謹厚練敏宗子率從其教誨崇寧初分置敦宗院於
三京以居疎冗選宗子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尊行
治之者頗以爲難令鄭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對
問所以治宗子之畧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幼
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鄭既至宗
子率敖未嘗摟人京邑甚有賴焉

王介甫居金陵作謝公墩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
屋公應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墓留謝安故地也謝字安石介甫名安石

蘇子瞻謫黃州居川之東坡作雪堂自號東坡居士
後人遂目子瞻爲東坡其地今屬佛廟子瞻知杭州
築大堤西湖上人呼爲蘇公堤屬吏刻石榜名世俗
以富貴相高以堤音低頗爲語忌未幾子瞻遷謫時

孟氏皇后京師未飾畫作雙蟬目爲孟家蟬識者謂
蟬有禪意久之后竟廢

先公在講筵聞　神考言熊本表章用印端謹朱色
鮮明先後無小異由此受知擢用至兩制近世長吏
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壽郎田但爲
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吏爲壽
或無壽星畫者但有他畫軸紅綉囊緘之必謂退田
王忽令盡啟封掛畫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於其下
良久引客揖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用佛像
或神鬼唯一兵官乃崔白畫二貓既至前慚懼失措
或云時有囊緘墓銘者吏不敢展此尤不可生日祝

壽基銘卤事非徒失獻芹之意必須賜禮小節不可
不戒古人不欺幽隱正謂此類
熙寧中有常州太守召赴闕其人頗熟時事將有陳
述所主亦大臣有力者或云介甫當無不稱上意既
陛見上首問錫山去郡幾遠去非素備了不能對葢
常州無錫縣錫山俗呼惠山守不閱圖經故不知也
上顧近臣曰爲守臣而不知境内山川其爲政可料
卽罷去竟不曾開陳一言楊傑次公留心釋教嘗因
上殿神考頗問佛法大槩楊並不詳答云佛法宏
助吾教既歸人咸咎之或責以聖主難遇次公平
所學如此乃唯唯何也楊曰朝廷端欵明辨吾懼度
作導師不敢妄對
青州王大夫嘗知舒丹二州爲詩極鄙俚每投獻當
路留以爲笑具季父爲青掾王亦與一軸詩他日季
父見其子乃謝之其子曰大人九伯亂道玷瀆高明
葢俗謂神氣不足者爲九伯豈以一千則足數耶余
中表任朝議大夫以八裹赦恩轉中奉大夫其子對
賀客則曰大人轉此一官方始濟事將來有遺表恩

澤也余記此二事非以爲詼嘲所以開悟爲人子者
司馬溫公閑居西京一日令老兵賣所乘馬語云此
馬夏月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竊笑其拙不知
其用心也
王舒王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眞率每不相
合自汝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郡吏
求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吳望
見即命送還
熙寧癸丑先公登第天子擢居第一爲權臣所氣故
居第二大父頗不平湖州道場山有老僧爲大父
此非人事道場山在州南離方丈筆山也低於他州
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緣即山背建浮屠望之如
卓一筆既成語州人曰後三十年出狀元大觀賈安
宅政和莫儔相繼爲廷試魁此吾家事非誕也
瓊管四郡在海島上士人未嘗有登第者東坡謫儋
耳與瓊人姜唐佐遊喜其好學與一聯詩云滄海何
嘗斷地脈白砲端合破天荒東坡語姜云俟他日有
驗當續成篇崇寧興學丕冒海偶四郡士人亦向進

雖云墾闢已久恐鹵瘠終無嘉穀耳

常州諸胡余外氏自武平使樞密宗愈繼執政宗回宗師宗炎奕修皆兩制宗質四子同時作監司家貲又高東南號富貴胡家相傳祖瑩三女山尤美甚利于婿余母氏乃尊行如渭陽諸婿錢昂黃輔周李詩蔣廷俊張巨陳舉蔣存誠皆爲顯官餘無不出常調呂吉甫太尉自言其家不利女婿不唯碌碌無用如

長倩余中成婚二十餘年元祐初上疏乞詠呂吉

謝天下後竟離婚亦云祖瑩三女山相刑走余

李熙靚狂生登第吉甫以孫女妻之自延安帥遣入

納吉禮貌甚盛熙靚在京師忽詣開封投牒願悔婚

蔡元長尹京驚問所以並無違律及不爭財物熙靚

但言不喜與福建子相交元長怒叱出卒成婚時人

謂呂家風水已應中州人每爲閩人所窘目爲福建

子畏而憎之之辭吉甫元長皆閩人故熙靚戲之耳

先公素貧元豐間久於右史奉親甘旨不足求外補

神考知之將策貴妃故事兩制奉冊執政讀冊乃蹤

用先公爲奉冊門下侍郎章惇爲讀冊官中貴焉宗

道客謂公言上知公貧此盛禮也必有厚賜旣事檢會無策妃支賜例止賜酒食而已近歲帝子薨行宮閤每有慶事賜大臣包子銀絹各數千疋兩雖師垣尊寵冠延臣然自辛巳乙酉巳丑三出亦有不預賜者唯何執中以潛邸特恩爲宰相首尾未嘗去位不問其他錫賚皇子帝姬六十七人包子無遺之者家貴高於諸公天性節儉未嘗妄費一錢爲三公奉養如平時

余表伯父言應中博學有時名以貌寢諸公莫之

紹聖間蔡元度引之乃得對袁鳶肩上短下恆笑廣額尖額面多黑子望之如酒墨聲嗄而矣音哲宗一見連稱太陋袁錯愕不得陳述而退縮紳引屬奉勅陋朝士王逈美姿容有才思少年間不甚持重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乃逈也元豐中蔡持正薦之可任監司　神宗怒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

舒王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汚已亦恐汚人長女之出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穀製衣將贈其

甥昔珍異也忽有猫卧衣笥中夫人即叱起婢揭衣
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腐敗無敢收者余大父至
貧祖妣月俸折支得壓酒囊諸子幼時用爲脛衣先
公痛念茲事既顯盡以月俸頒昆弟宗族終身不自
吝一錢諸父仰祿以活不治生事晚年遷責族人失
俸大有狼狽者五叔父遂不聊生余切謂使舒王與
大父易地吳夫人安得有此疾

先公嘗言昔在修撰經義局與諸公聚首介甫見率
爾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
乎呂吉甫曰日豈乎晝月豈乎夜燈豈乎晝夜日
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吉甫所言中理
歷歷可記類如此

子瞻曾爲先公言書傳間出疊字皆作二小畫予其
下樂府有瑟二調歌平時讀作瑟瑟後到海南見一
黥卒自云元係教坊瑟二部頭方知當作瑟二非瑟
瑟也子瞻好學彌老不衰類皆如此余嘗訪教坊瑟
二事云每色以二人如笛二箏二總謂之色二不作
瑟字不知果如何吉甫子瞻皆不世出之才而不相

好亦猶立朝異時耳

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歸就乳多瘁其母俗呼爲旱魃亦分男女女魃竊其家物以出男魃竊外物以歸初虞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致而性不可馴狎往往尤忽權貴每貴人求治病必重誅求之至於不可堪其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黃庭堅常言黃孝於其親吾愛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歸魯直語朝士云初和甫於余正是一男旱魃時坐中有厭苦和甫者率爾對曰列家便是女旱魃

東坡倅杭州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頗有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毅伯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踈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

魯直再謫黔中泊舟武昌初和甫追餞之相與處舟中岸巾危坐魯直側席意甚恭猶子無咎與黃士潘觀來不知其爲初和甫頗忽略之潘黃正論本草反覆良久魯直曰吾姪前識初和甫否二人縮舌汗背

世傳杜祁公罷相歸鄉里不事冠帶一日在河南府客次道聞深衣坐席末會府尹出衙皂不識其故相有運勾至年少貴游子弟惟祁公不起揖厲聲問曰足下前任甚處祁公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客次與坐席固不能遍　常宜自處毋下最不可妄談事及叫人姓名恐對人子弟道其父兄名及所短者或其親知必貽怒招禍俗謂之口快乃是大病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常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自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執銳伏謁道左其候賛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舒王退居金陵結茅鍾山下策杖入村落有老氓張姓最稔熟王每步至其門即呼張翁張應聲乎相公一日王忽大咍曰我作宰相許時止與汝一字不同耳

駙馬都尉李端愿居咸里最號恭愼既失明猶戒僕

子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競傳州西二郎廟出聖水治病輒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舍有病稚家人竊往請水李聞大怒即杖其子且云使爾子果死二郎豈肯受杖法贓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先公在紹聖初識孟在蓋皇后父也時泰陵未有嗣常因景陵宮行香諸人聚首孟在忽大息或詢其故孟曰中宮蓐月滿望一皇嗣乃誕公主先公歸語所親曰孟在非長守富貴者也果如言后竟廢沈起待制諸子有見諸王者頗喜之許以薦擢一日

沈盛仍出游過相府舒王聞其在門呼入與共七著先令祴帶沈辭不得已舒王以手裹泥所衣真珠繡直繫連稱好好自後不復得見坐此沉廢政和中臺章言一朝士有濕活居士之目謝飲不擇酒內不擇人此數事平時人所易犯一被指斥則莫脫故舉以爲少俊之戒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訪之果然妻子尚在來見之相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漸熟世境旋忘前事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

州黃陂典吏雷澤男享年甫年十七歲病足瘡死雍丘
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往視小師
一見便呼爲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毋號
泣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皆驗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
人吳倚爲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
義輒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
各出詩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語交軾與
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

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耳卻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
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旨下石者

錢遹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十正急會
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即跨馬入朝不復
內顧既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
丞詔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
循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
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蔑瀆
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章惇性豪恣忽略士大夫紹聖間作相翰林學士承
旨蔡京謁惇惇道衣見之蔡上言狀乃立宰相見從
官法王安禮尚氣不下人紹聖初起師太原過闕許
見時樞府虛位安禮銳意士亦屬望將至京師答諸
公遠迎書自兩制而下皆榻角一扁封語傲禮簡或
於上前言其素行旣對促赴新任怏怏數月而死
元豐間詔僧慈本住慧林禪院召見賜茶以爲榮遇
先公侍上見宣諭慈本上云京師繁盛細民逐末原
要卿來勸人作善別無他語建中靖國元年召僧誦

禁中講經賜十禪師號及御製僧懷白續燈錄序禪
徒尤以爲盛事後賜僧階四字禪師號楷故不受以
釣名推避之際頗不恭朝廷正其罪投之遠方無他
異術窮情露教遂不振又狂逆不道伐冢誘略多出
浮屠中宣和初乃譯正其教改僧爲德士復姓氏完
髮膚正冠裳盡革其尤表
姚祐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
坤亦爲金也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脫二
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聽說而

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果釜也大慙曰祐買着
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書有郭仁公建第落成日設諸匠列坐於子弟右或以
爲不祥郭公指諸匠曰此遺屋者也公指其子弟曰此
賣屋者固自有序識者以爲名言可爲破家子戒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奢侈置產吝不與直爭
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賤以徼資取奇貨嘗置
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
我輩他日賣之亦得善價也父愕然自是少悟

傳其語
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官約曰家滿
分以裝我胥僞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
悒悒渡揚子江竟死于維揚胥得全賄遂富告歸治
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
喜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
家至京師爲桂王費其子詗官南下已匱乏至中途
子病聲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窶
無聊亦死

枕牯有中入翰苑出塞垣爲閫人晚娶張氏悍虐存
中不能制時被箠罵捽鬚墮地兒女號泣而拾之鬚
上有血肉者又相與號慟張終不怒余仲姊嫁其子
溝直張出也有中長子博毅前家兒張逐出之存中
時往調給張左輒怒因誣長子函逆暗昧事存中責
安置秀州張時時收入府中訴其夫子家人輩徒跣
從勸於道先公聞之頗怜仲姊乃奪之歸宗存中投
閑十餘年紹聖初復官領宮祠張忽病死人皆爲存
中賀而存中自張亡光悒不安船過揚子江遂欲自

左右挽持之得無患未幾不祿或疑存中平日
張所苦又在患難方幸相脫乃爾何耶余以謂此婦
妬暴非祿祿者雖死亦鬼鬼猶有憑籍
廣中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皆慫
不通性悍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脣紅齒
髮髮而黃有北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
大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
即可蓄久蓄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者
大抵眼不眨謂之崑崙奴

業府有菩薩蠻不知何物在廣中見呼蕃婦爲菩薩蠻方識之南海廟前有大樹生于如冬瓜熟時解之其房如芭蕉十人呼爲波羅蜜漬之可食

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廣南人食蛇市中鬻蛇羹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紿其族人爲鶉腊既食然后告之由是東南謗詼少息或云蛙變爲黃鶴

嶺管夷人食動物凡蛇蜈蚣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頃年在廣州蕃坊獻食多用此

腦麝有魚狙雖甘香而腥臭自若也唯燒笋一煮食先公至北　日供乳粥一椀甚珍但沃以生油不可入口諭之使去油不聽因給令以他器貯油使自酌用之乃許自後遂得淡粥大率南食多鹹北食多羶四　及村落人食甘中州及城市人食淡五味中只苦不可食

聖光獻皇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　宗客求諸朝臣及遍詢吏部無有此姓名者久之吳充爲上相療瘍生頸問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

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眞項安節也蔣之奇旣貴
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爲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
元滑稽人也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卽手捫其贅蔣心
惡之了元徐曰冲卿在前頴叔在後蔣卽大喜
故事宰相薨駕幸潦奠寮帷視尸則所陳尙方金器
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幸相吳充元豐間薨于私
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
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舍卒白
事不及寮帷駕與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數二

千緡文僖頗相當因謂宰物不可妄得如此京兆
人王庭鯉嘗與邊將作門客得軍功碉氈將因詣閤
論父祖文臣及身爲進士乞換文資卽可權注一州
縣差遣大喜洎誥下乃得石州攝助教不理選限終
身不釐務大凡爵祿豈可以計取哉
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
見於私第選人亦坐荼蓋客禮也唯兩制以上點茶湯
人脚床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
只點茶謂之事事無荼見於唐時味苦而轉甘晚採

者爲茗今世俗客至則啜茶去則啜湯湯取藥材甘香者屑之或涼或温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遼遼人相見其俗先點湯後點茶至飲會亦先水飲然後品味玄進但欲與中國相反本無他義理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自宰執以下皆用白紙糊燭籠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啟鬬放下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統聚有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王騶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應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給酒果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冬月至待漏院翰林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內糝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因傳知諸同官

彼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二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之徹亦如之彼似大猴生川中其春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縫之數十

斤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鵬法
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意必遷兩
制預買戚直得躁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戚毛以籍
衣不緻先公使北　時已作兩制乘戚座副使武臣
乘紫絲座故事使雖非兩制亦乘戚張繖金帶金魚
重將命也大觀中國信以禮部郎中鄭久中充使奉
寧軍節度使童貫充副使遂俱乘戚座

何執中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公不第五何
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云公凡遇五即
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
五歲隨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九年
即五月或五日其驗如此

余幼時從母氏在常州時見錢秀才開圖書知人三
適吳氏次適沈氏錢閱書皆言大姓吳當時惟其居
絳後數年沈姊離婚歸宗嫁吳寬夫不知圖書何爲
而億中乃爾生齒浩繁豈此數帙文字所能該括

黃州董助教甚富大觀己丑歲歉董爲飯以食饑者

又爲糗餌飼小兒輩方羅列分俵饑人如墻而進不
復可制董仆於地頗被歐踐家人咸咎之董不介意
明日又爲具但設欄楯以序進退時或紛然迄可餘
日無倦色黃岡村氓鬬丘十五多積穀每年凶歲卽
騰價細民苦之老年病且亟不復飲食但飡羊屎家
人怜之以米餌作羊屎狀紿之入手便投去唯餐真
者數月方死此氓媚佛多施廬山僧供迹亦如懼禍
至冀事佛少逭責此尤不可也

元祐問有大臣不欲書名氏父常貶死朱畔寫版
歸既貴自過海迎取已更數十年無識其父柩者於
僧房中有數棺枯骨無款記不獲已乃擇一棺歸與
其母合葬後競傳誤取亡僧骨殖紹聖孤言者欲罪
非以無驗不敢舉

宋 陳郁

藝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
殘須臾走向天上來趕郤殘星趕郤月國史謂傳之
云未離海嶠千山黑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不
如元作

眞西山鎮溫陵有海寇猖獗令正將王大受將卒五
百擒獲其魁及從賊百餘輩大受歸傷
重而沒魁宗子也始皆嫉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

西山引諸囚入教場練二渠魁於中掩其心令諸軍射箭如蝟而賊未死或斬或捶次第而畢惟置趙於傍觀之次陵遲二渠魁且以心肝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指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婿賞罰兼行士民驚服皆以爲趙可生也事甲西山呼趙問之趙稱宗室不絕西山曰宗室爲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決交脊二百而死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十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二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滯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菱芡皆水物也胡爲菱寒而芡暖蓋菱花開必背日芡花開必向日故也桃杏雙仁者必殺人其花本五出有六出必雙仁而殺人矣反常故也木實之蟲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蟲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殺人蓋既沙爛則不能蘊畜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蟲者以其沙也有物有則若可窮矣

馬友犯長沙向蕃林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

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指求殉林愛妾
問命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
妾即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
刻肩輿至即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妾忽
語輿卒欲少止羣卒乃弛轎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
絕矣賊相顧不發殉林亦悠然而去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偶漉蝓于小白團扇書七言
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右側瑞云汝有能吟之客可
令續之乃薦鄰里太學生既宣入內侍省恭讀發觀
不知指意乞爲取肯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
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續于扇續進上
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焉上
御詩曰邀飯朝來不喜餐御厨空費八珍盤生續曰
人問有味都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過大艦過其征數十人持兵仗
問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
涉聞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
絕云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

相廻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橫礙
殿簷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爲瑞
諸葛武侯薦馬超于先主關羽恐其出已右移書問
之武侯曰可與翼德並驅馳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
聞而喜余謂武侯此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結羽
之心深沉大畧可涯涘耶當其兵敗劒時下敎
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之
之過則兵決可勝夫人有失誰不懷忌而武侯獨

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未犁忽變紅色異香因接本
獻闕下高廟雅愛之畫爲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
月宮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消承雨
露丹心一點爲君開又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最
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
四方爭傳其本歲接數百史氏由此昌焉一卉之微
香色稍異能動至尊入品題且昌其主可以人而不
如木乎

世論多以阮籍爲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
蓋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沉酣不理若與世遺然
觀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忘慮於
世變哉曰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
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
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
張華衛瓘以清直死稽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
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
事而致之罪而籍終皆以沉湎避其察徵見遠禍匪

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屣於禍穽哉吁善觀
人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心乃可也

建炎樞密聶昌臨川人也上庠釋褐出身元名山御
筆改今名朝廷令往河北割地粘罕令撒傘而後見
昌云彼此皆王臣也平交耳安有撒傘之禮竟不從
粘罕而莫之屈當時河北百姓不肯割土昌困與
爭死之論榮辱

寫照非畫物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也夫帝堯
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

公龍顏秫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
皇鳳姿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魄陽處亦如蒙魄
寶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揚食豸鼻虎之狀班定
遠乃虎頭司馬懿狼顧周嵩乃狼膺若此者寫之似
足矣故曰寫形不難夫寫形原之形而傳矣儻等無
行吟澤畔憔悴忠不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
是矣儻不能筆其風騷巾澹之趣忠義傑特之氣晚
潔蓀麗之姿奇僻贍博之學離寓放蹟之慷亦非花
花翁蓋寫其形必傳其神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畫
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矣自而別形雖似何
故曰寫心惟難
端平甲午七月八日我師尅復彭城麾下洪福得古
金人手抄詩餘於其中得一二篇廼知河朔幽燕
厚之氣至此散矣因錄於後李國楝夏卿感懷云
金西木兩聆違由此生男不足依但願相忘不相
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養千古空傳五
衣一把殘骸著無處不歸溝壑欲誰歸自注云移
于曰東金西木定生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

政爲此爾梁仲經哀遠東一首云守臣肉食頭如雪
夜半羣　登雉堞十萬人家靡子遺馬蹄殷染衣冠
血珠玉盈車宮殿焚娼娼嬪御路逢人語辛酸事骨痛心摧不忍聞我今來作遠陽客入境臨風
涕交零地空蕭蕭暮雨天垂泣青綾慣
睡直承明偏繫緩閒不稱情見說豺狼當路立自憐
烏鵲遠枝驚安邊許策無何有憂國形骸太瘦生何
日凱還思舊職不才猶可薦咸英史舜元哀王旦二
首云八月風高馬壯兒彎弓向南望鐵門不守

犯孤城失我堂堂仁勇將將軍之起本儒臣緯武經
文才過人墨磨盾鼻掃千字箭射戚牙驚六軍憶昔
同時初上疏明日東華聽宣諭我從金甌東巡遊公
總于戈練征戍三月和兵好始修　兵一夜襲通州
練衣出郊雖頻戰轗帳沿河未肯休將軍盡出兵如
水燒　之車砲[illegible]戈熹日十萬人亂轍塵旗三
百里金甲煌煌金印光詔書命我守昆陽雖知人有
百夫勇可奈倉無一日糧叛臣暗作開門策一虎翻
爲羣犬獲胸中氣憤爆雷聲領下欲張蝟毛磔將軍

雖死尚如生萬里遂傳忠義名昔聞陝右殺忠烈今
見常山顏杲卿棟朽棟崩人短氣平生況切同袍義
試歌慷慨一篇詞定泗英雄千古淚王旦者是誰字
子明也余於感懷篇著其無父子之道亡國之本
也於哀遼東王旦篇著其敗亡之迹以見天出災
[illegible]

談藪

宋 龐元英

王公袞字吉老宣子尚書之弟先墓在會稽西山為
掌泉人奚泗所發公袞訴之郡杖之而已公袞憤甚
奚泗受杖詣公袞謝罪公袞呼前勞以酒扳劒斬之
待其首詣郡宣子時為侍郎奏乞以已官贖罪部允
舍集議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猶鎖一臂
當時公袞孝名聞天下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公袞
性甚和平居常若嬉笑人謂之笑面虎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下菴卿之在公前而未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皆其狠率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又曰大士今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睹幸一見貴之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溫州在生用也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革之甄將爲其已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

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由是不稱旨猶得添俸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陳生北山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鬚大地人民一撫禪人多許之

沈詹事粹以坐棄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自年十七八携與俱行處爲凡七年既歸呼妻父女歸之猶處子矣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海

矩爲安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秋蓮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

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及
處却風流

韓仇肖菴年以冬月携家遊西湖詩艘船花與徧覓
有獻牽絲傀儡爲上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
北二山之勝末乃寘宴于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廊
頑族子汝名能詩可即承命一絶云脚踏虛空手
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
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其一本事詩顧況在洛見

與一二詩友遊苑中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
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裏寄與有情人
日于上流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
時君王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
客來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
城誰人酌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
次行又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衰悴不顧
備掖庭嘗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
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開而和之

既達聖聽遣出禁內人不少或有五使之號況所私
即前四句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
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
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
客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出上有題詩曰與盧渥詩同其
四玉溪編事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倚闌檻上忽木
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誰心中事搦筆下
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
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余亦
三則本只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中
溝流紅葉記最爲鄙妄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
祐云本朝詞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眞樂府兩用之
花遊云信流去想一葉怨題今到何處六麗詠落
云飄流處莫赴潮汐恐斷水上有相思字見得卽
撚骨之妙極矣清眞名邦彥字美成徽宗時爲待
提舉大晟樂府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祠其處所人不常識每
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印入其

中以手模石壁覺有鐫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
覆其上印模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武咒語
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咒術各
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嚴州壽昌縣道旁有朱買臣廟貌其地有朱池朱村
居人多朱姓朱謙之詩云貧賤難堪俗眼低區區何
事便雲泥會稽乞得無他念祇爲歸來詫故妻
行道自歌呼越女安知有丈夫一見印章驚欲倒
看方悔太模糊

源溪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由港口至五峯馬上
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動疑爲地震駐者云滿山皆猴
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當遭戲虐亦群呼跳浪而
至攀緣頭目胸項手足交咸毛毬雖有兵刃亦無所
施徃徃致死夜宿民家犬爲虎衔去明日至寺問山
中有虎乎曰無有何以無曰山中皆大林虎安敢來
余曰林木森森虎所隱蔽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趫
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扳其毛投虎身着處必至
蟲則徧身瘡爛以至乎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宜城包

氏盡虎皆平原曠野茅葦叢薄中亦有棘枝尋丈未
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譬之猛虎人不能害反
爲毛間蟣所囓損又可證也
主术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术有所
佩七首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七首將殺
之术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术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
吾欲報仇术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
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即以嫁之丘宗卿
同客談此曰此

趙德老常戲言明州有三賤燒底賤着底賤喫底賤
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着底是草鞋喫底是盌又
云慈谿縣有三薦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床上無蓆
薦大街上好放薦皆可資笑
蔡元定字季通博學强記通術數遊朱晦翁門極喜
之詹元善尤重之薦其傳康節之學命使定層寮院
劄令赴行在蔡雖不應命人猶以聘君稱之晦翁以
道學不容於時胡閎章疏併及蔡謂之妖人坐徙
州以死蔡善地理學毋與鄉人卜葬改定其間

不能皆驗及貶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丘
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尭夫術何不先言去道

宋 王陶

天禧中泰州言濵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闐門
玉印一以獻初太平興國中貴書日忽見使者至營
急召偕行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空而
去頃之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使貴入其容衛制
度悉為王者謂貴曰侯年如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
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志之遂復乘馬雲雷
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

州宋煕以開泰太宗稱之至是貴自陳年已五十八
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至神州以道遠懼
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城登高原隅所居
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至一池池
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選令開目視見山川頓異
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有令汝自
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驗其物乃玉印也
文曰國王趙萬年永寶
建隆中曹彬潘美統王師平江南二將皆知兵善戰
之識慮尤遠潘所不逮城既破國王李煜白紗衫
帽見二公先見潘設拜潘荅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
附語曰介胄在身拜不及荅識者善其得禮二公先
登二舟召煜飲茶船前設一獨木夜遣煜歸之國主
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舁而
登焉既一啜曹謂李郎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
氷睆如期而赴焉始潘甚惑之詎可旋歸曹曰云暴
獨木板尚不能進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焉能
取死衆方服其識量

張鄧公士遜三入相景祐五年與韓僉並命已七十五歲後二十年西賊猘命卿貳北廣定老間措置乖方物議罪之萬引年除正太傅致仕以小詩自解公云赭案當衙並命時兼葭衰朽使聊為年改鄧公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鳳在池近憐成和壽靜時慙濫少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鶺露蹄間者無不大哂也

江南徐鉉白學問善談古儒之流也李氏末歸

時奉王命至中朝便殿見藝祖升殿揄笏緩頰而言曰江南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久之藝祖再令敷奏乃曰李煜如地陛下如天李煜如子陛下如父大乃能蓋地父乃能庇子藝祖應聲荅曰既是父子去得兩處吃飯鉉無以對識者無不服藝祖神倒矣

翰林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墓一日若有甘露降布林木子侄輩驚喜白于鎬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鳥之糞然不譬云侄啓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鳥之糞雀鳥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有八喪

太祖一日小宴顧江南國王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
一聯煜思久之乃舉咏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
滿懷太祖曰滿懷之風何可足尚從官無不歎服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矮小長約
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月
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櫜
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輩
曰如我出愼勿開此箱開卽我不歸也詩孫中有一
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對
柳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篦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
竟不回矣

元　康裕

萬物之理雖有所謂易知事變之起亦有所謂難測易知者常也難測者變也君子道其常而已變則在所不論世人所爲常者皆能言之或不明其所以此疑誕所自而生焉因據所聞以析厥理有生斯有化有形斯有變釋氏爲濕生化生之類皆可以理而推然無情者能變而爲有情若廐草化爲螢蟲麥變爲蝶之類是也有情者或爲無情若婦人化爲石山蚯

化爲白鷁之類是也蛇化爲雉形固不相若也雀化爲蛤迹故不相類也不知者或以爲異殆非造理者耳

陰陽之氣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則風雨爲雷激而爲霆其偏勝也則如飄而爲風和而爲雨故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蜺北方之氣雲雨雪霰中央之氣露是以陰凝故雨堅爲雪雨者水氣也陽氣蒸於九泉之下洩而爲雲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波各從其類耳北方之氣寒東方之氣温風自北方而東者寒温之氣也故爲雲爲雨風高者道遠風下者道近不鳴條搖之者四十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三日三夕者天下盡風二日二夕者天下半風半雨一日一夜者其風行萬里水旱之變雨天地震日月薄食皆出於常數亦不能無舛有所爲遭之者不能也凡天地圍於有形之中不能逃其數即數以觀象斯可以前知今夫積躔度之數則知日月食辨五雲之物則知水旱變昔張衡作地動儀事無不驗抑又可信矣平治之

世有之而不爲災者常數然矣堯湯水旱是矣邪世
或數見積數至此而又德不足以勝之此所以不能
無災也春秋所書是矣此皆以天時言之也其所謂
桑谷爲祥災惑退舍又在夫修人事以應之而已
堅土之人肥壚土之人大砂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黑
此造形者未始不猶乎土也險阻多麋澤氣多腫木
氣多傴水氣多瘖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暑氣多夭寒
氣多壽凌氣多貪谷氣多仁此土之所產各以其類
者也太平之人仁東方也丹穴之仁智南方也太昊
之人信西方也崆峒之人武北方也此四方地氣形
之不同也
丹木皆感於春氣而後發生者以木旺於寅卯然也
獨梅開以冬其故何哉蓋東方動以生風風生木故
曲直作酸則酸者木之性唯酸之味最酸乃得氣之
正北方水爲之母以生之則易也故梅先衆木而華
潮者太陽太陰之候也波怒之氣亦起蓋日月運行陰陽
波怒朝夕爲常故潮來有信自朔至望月去日漸近
故陰炁微而潮向小朔望之後自初三漸至十八最

大潮者所從來遠三日而及此也仲夏漲無潮者陰氣至微不能自致仲秋最盛者陰陽氣均而陰方壯鼓怒之勢雄故也

常言鵝鴈爲孤而不及雙謂燕爲雙而不及孤者蓋鴈翩翩乎陽而燕麗乎陰陰陽數偶如斯而已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足拆陽病則陰勝故馬病而固陰病則陽勝故牛病而立馬陽也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也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

勞歷之下必有楔柿水中間多有文磉石能引鐵伏岑善碎瓦石脾入水即乾出水即濕獨活有風則動物理有如此者

犀有通石有暈水有癭以取妍於人世皆寶之斯亦物之病

器用謂之什物者蓋成周軍法以五人爲五二伍爲什供其器物故器用通謂之什物

文選言檐石之儲先儒謂齊人名小罌爲檐又謂江淮之人以一石之重爲檐余竊以二石之重者爲當理

雙陸之戲最盛於唐當武后時宮中蒙雙陸不勝則
唐人重此戲可知今人多不能者蓋亦名存而實亡
嘗考其技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也
何以知其然昔人有劉云三個半升升半酒兩行双
陸陸雙棋即是所以知之

熙寧末洛中有民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
餘乃婦人誌其夫墓之文予愛其文理高明雖作者
無以復加故錄於是集文曰漢進士曹禋墓誌銘君
姓曹氏名禋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二十八歲兩餐不
舉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無不
哀其孝友嫻睦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邪嗟兒聞
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宇有
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
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
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
君室十八歲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
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何
復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

醫之爲術乃人之司命不可以妄意爲須中心曉然指下明白以形證脉以脉究病按指當有法而指無太遽視病必詳惟然後察人之虛實視時之寒燠氣有强弱体有肥瘠以至風土異宜賦受各稟如西北之地山廣土厚其俗所食黍麥粱肉故其稟差壯而多風痺之疾東南之地土薄水淺其俗所食粳稻魚蝦故其稟受差弱而多脾胃之病苟能察此用藥則亦庶幾乎

寇萊公與丁晉公同在政事堂日閒論及天下語音

何處爲正寇言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方各有方言唯讀書人然後爲正

忠獻韓公素擅輕財好施之德一日郎定州道逢鄉里二經生作攫公顧左右適無所有乃以所用銀揔水可及百兩與之經生回中途又遇一攫客生曰公途次之物止有一銀揔水我已得之矣幸子勿往客訴以勢不可已經生乃斷其銀與客分而去蓋至誠能使人篤信如此

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其聲婉而

衰曉起詢之乃同驛臨淮令之女令在任恣貪墨委
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恃逼其女爲室令度勢
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素負節義往見令詰其實令
不能諱悉告柳柳忿怒曰願假此僕一見爲子除害
僕至柳室則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入
叱問曰脇主人女爲婦是汝邪即詈七首殺而烹之
翊日召令及同舍飲共食僕肉飲散亟行令徙追謝
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林逋處士有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
書當時見者頗高其節余竊謂逋自矜之詞此何足
道蓋不務奔競者皆能之
宋召宣用臣卓有幹才元豐間被廷水殿落戕嘉致
既備偶失種蓮宋即購於都城得器缸所植者百餘
本連缸沉水底再夕視之則蓮已開盈沼矣其蘇辦
可謂精敏
浙西吳風村有吳子胥廟村俗訛舛相傳爲五卒祠
因塑其像即鬚分五處傍又有拾遺杜祠歲久像貌
漫毀訛傳爲杜十姨一日秋成鄉老相與謀以杜十

娘嫁伍卒瀕河朔山東之俗以絳帛裝一婦女掛於
神相祠之號九天玄女謂其稱玄故懸之
江漸間多事一姥曰利市婆官或言利市波乃神所
居地名非婆也或謂鄱縣令死而爲神又不知緣何
得此名耶